

是現代史上有名的壯烈的一九二六年的一三一八

關於「晉察冀日報合訂

本店於二月七日在本報所登載：
督察某日報合致本報廣告因定價
得有些籠統，致本報各界讀者誤，因去年
四月至現在之合訂本每本二元五角，如
此寄數者爲數不少，但都退還，如
勞望各原諒。重訂如下：「官察某
日報合訂本，係每月每本二元五角，從
去年至現在共計一個月。若舊各份，計
洋二十七元五角」，希各界讀者寄數，
買爲盼。謹啓。

新蜀報

角一售零份每 價定 期七四一一第 刊創日一十月二十年七三九一
(內在費郵登刊起按) (張大一版出日本) 區邊翼察普：址地

晉察冀邊區農林牧殖
局啟事

本局春季推廣材料，供不應求，舊推廣戶今年一律不發，新推廣戶明年不發，事先沒登記的也不發，八一穀，蘿菜籽均發完，五一水車備安木料工人者，本局可派人幫做，對各方來函的答覆，恕多不週。謹啓。

社論
敵偽金融危機與「一億借款」

據北

據北平通訊廣播，爲「聯合準備銀行」於本月十日與日本銀行訂立了「借款二萬萬元」的「契約」，當日聯銀總裁汪逆時環與敵公使鹽澤又同時發表談話，鹽澤說：「日本爲期於華北通貨制度之確立，此次成立總額二億元之借款，已締結竣事，蓋此則華北通貨制度健全之發展，可期待，又可使與日本間之交易匯兌之情況趨於圓滑，同時引伸之亦可謂使東亞共榮圈金融之確立更促進一步。此次之信用借款，將對於維持聯銀券價值及其安定之從來方針更加具體化。」汪逆的談話則謂：「聯合準備銀行開業時，會與日本銀行訂立融資信用借款契約，四年以來，並未利用，現與友邦日本銀行商洽日本通貨二萬萬元之借款，爲濟不時之需，於三月十日訂立契約，聯銀自本契約訂立之日起五年內得向日本銀行借款，其總額以日本通貨二萬萬元爲限」，這是敵僞在其嚴重的金融危機中力圖掙扎的一種最後的欺騙手段，那是顯而易見

最近期間，華北敵佔區金融危機，日益嚴重，使敵僞朝夕不安，岌岌自危，因此接二連三，費盡苦心，用了一切方法，鎮壓救國，同時並施，但都不見有

分毫好轉，特別是欺騙的手段，現在可以說是用到底水盡了。前幾天，汪逆時璟和敵使薩澤料聲明，賭咒罰誓地說：『聯銀與日元等價，堅持不變』，而金融的危機却不曾因此緩和，仍然日趨嚴重，現在牠們知道光說『聯銀與日元等價』還是不濟事，索性再來一個『二億借款』的新花樣，最後企圖以此來穩定民心。然而，這『二億借款』事實上仍是一個空頭支票，對於當前的敵佔區普遍而深刻的金融危機，簡直是欲蓋彌彰，徒費心機，完全是紙濟於事的。

我們早已看過。所謂「日本金票」本來只是一堆爛紙；惡性的通貨膨脹在日本國內也已經是無法收拾的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馬克」像廢紙一樣不值一文的法郎，現在今天的日本國內重演着。這樣

破爛不堪的所謂『金票』和漢奸的『聯銀券』事實上確是『等價』的，因為牠們都是不值錢的爛紙，和死

。在日元與聯銀券之間，現在是誰也分不出牠們的優劣高低來了。敝僑所宣佈的一比一的兌換率也正證明牠們是二而一，一而二的東西。今天日聯銀券一

了破產的死症，同樣就等於「日本金票」患了破產的死症，誰也救不了誰，做個企圖用日元與聯銀「等價交換」來挽救危難國策是愚蠢，而現正重「二戰」後

『契約』的公佈更加惡化無聊了。『契約』中所謂『五年內得向日本銀行借款，其總額以日本通貨二萬萬元爲限』

限」，這就等於說：「這一批不偷錢的日本金幣，下也是花不着的」。可怕的「五年」實在太長了，「後『五年內』的世界我們可以肯定的說，日寇和英

絕對待不下去的

這樣的「借款契約」完全是哄騙無知兒童的一齣滑稽劇，但是它在做偽自己心中却又又是絕頂凄凉的一幕悲劇。怪不得汪逆時環對這「借款契約」的談話，只眼說是「爲濟不時之需」了。因爲根據目前敵佔區的金融危機的嚴重情勢，這種「借款」正應該是最急需的時候，如果不是因爲太急需挽救金融危機的話，就根本不必訂立什麼「借款契約」了，既急於訂立「借款契約」，而又說「爲濟不時之需」，那就恐怕他再也不會有需要了。汪逆的談話大有傷心欲哭，誦無倫次的樣子，無怪乎他終於含著一把眼淚又說了：「此借款，足以表現同生共死之精神與同甘共苦之毅力」，這句話算是表明了汪逆忠於其主子的奴才心跡，他很有「毅力」地咬着牙決定就這樣讓與日元「共死」了。眼前的「二億借款」，他明明知道是空頭支票，似乎也不希望真的會拿到手，因爲早在「瑞銀開業時，已曾與日本銀行商訂立融資信用借

款契約」，但「四年以來，並未利用」過，這就是說，從來日本的借款都是有名無實，只能裝腔作勢藉以騙人而已。

至於日寇對此次「借款」的意圖，由敵使鹽澤的談話中却不難看到，他在一方面是要使「華北通貨繼續發展，與日本之交易匯兌趨於圓滑」，因為現在日寇要從華北掠取更多的物資而苦於通貨不穩定，偽鈔換不到東西，以致「交易」不成功，匯兌太不「圓滑」，所以必須藉這一個空頭支票來穩定一下華北的通貨，使得掠奪的買賣能够「圓滑」一些。另一方面，它還要乘機「使東亞共榮圈金融之確立更促進一步」，這是日寇蓄謀已久的計劃，它決不肯輕易放鬆，以

一個有名無實，梅止渴的「借款契約」，日寇却打算將一宗大規模的強盜掠奪的買賣，這種心思，在鹽澤談話中已經是溢於言表了。

如此「借款」，不但足以穩定幣和拯救銀行的目前金融危機與經濟恐慌的狂瀾，相反的，這最後的騙人把戲只有愈加增長危機的嚴重性，這一點恐怕

是自以为聰明而實則愚蠢的日寇與漢奸的政治、外交以及宣傳機關的「首腦人物」們所料想不到而也不敢設想的吧！然而，事情恰恰如他們所想不到和不願想

的那樣發展下去了，又有什麼辦法呢？「自作學不可活」，他們自己在作孽，又有什麼法子能讓牠們活下去！」聯銀「爲救這幾筆的惡性膨脹數字，在面前

就是牠們最大的作孽的事實。我們說它五年來發跡已達四十萬到五十萬萬以上實在還是估計過低了。

「聯合準備銀行」自己公佈的「業務狀況」，對於兩年來的發行額就有如下的數目：二十七年三月成立起至去年底止發行總數為七六二、〇〇〇、〇〇〇元，二

在經濟恐慌侵襲下

十八年爲四五八、〇〇〇、〇〇〇元，二十九年爲七一五、〇〇〇、〇〇〇元，三十年六月底止爲六九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合計爲二、六二五、〇〇〇、〇〇〇元，加上三十一年一月至三月發行額爲九一三、四二九、七九六元，總數已是三、五三八、四二九、七九六元了。三十一年三月以後發行的確數未詳。但本年度二月二十一日起至二七止的一週開發行平均數爲一、七〇〇、八〇二、四八四元，而二月二十八日起至三月六日止的一週開發行平均數則爲一、七三九、四四九、一四五元，一週之間竟增多了三八、六三六、六六一元。照此比例，一星期發行額增多將近四千萬元，每月平均就要增多一萬萬六千萬元，一年的發行額就將近二十萬萬元，根據「聯銀」自己公佈的數字到三十一年三月底止，發行總額已達三十五萬萬以上，那末，每週、每月有增無減，到現在，起碼的發行額也有五十萬萬以上了。

「聯銀」從來沒有聲明過收回任何號碼的偽票，事實上它是只知濫發，從不收回，而且公開的秘密是把票面的號碼反覆重疊，以欺蒙世人的耳目，實際的發行額遠比牠們公佈的數字多過一倍，這是人人皆知的。因此，目前華北的偽鈔起碼有五十萬萬，這是最底的估計，至於全華北的通貨，如果把經常交易中流通的各種票據、證券包括在一起，其惡性膨脹的程度更不堪設想了。

敵偽作孽的深重，就在於以此無數萬個破爛的「貨拋到敵佔區人民的手裏，從牠們手裏搶去糧食和各種寶財。敵寇號稱「擁有華北一位位民眾」，實際敵佔區還不及一半，姑且就以一半的數目來說，假定全華北敵佔區人口有五十萬，而敵偽通貨的數目姑且也只算最低估計的五十萬萬偽鈔，那末，敵佔區每一個人民現在至少平均要負擔一百元以上的偽鈔的損失了。然而，敵佔區的同胞自己知道得最清楚，他們被掠奪，勒索，奴役之餘，在經濟恐慌與金錢危機下，還要担负的損失正不知若干倍於此！汪逆時所所謂「聯銀券五年以來成爲華北唯一通貨，爲一億民眾生命財產所寄託」，正好託明牠們作孽之深！敵佔區人民所有的財產以至於自己的生命都受着偽鈔「聯銀券」的荼毒，敵人把這一大批破爛鈔票拋到敵佔區人民手裏，就是攫奪了敵佔區人民的生命與財產的全部。敵寇企圖以「二值借款」的空頭支票來挽救敵偽鈔的死亡，就是要維持它們掠奪敵佔區人民生命財產的強盜作孽的寶貴，而以敵佔區人民爲其殉葬的犧牲，這個時候，敵佔區人民會看得最清楚，必須叫作孽的敵寇漢奸，自食其果，而自己絕對不能被欺騙去做犧牲的！

敵佔區社會秩序混亂

物價騰漲人民無法生活

弱者自殺強者挺而走險

本報訊：近來敵佔區人民對偽鈔毫不信任，家家戶戶大小商店存貨不存偽鈔，偽鈔價格暴跌達一倍以上（如在平匯平定等處）。因之，百貨騰漲，尤以糧食爲最，雖敵佔區裏，在本地糧食量僅佔十六元之多，因爲軍也不願要偽鈔，所以市上無貨，各種物品皆極缺乏。

平津市上

餓殍日增

尤甚。某校教員

此爲數很多，據

所謂「材」很少

多的一區七區一

中路紅軍大舉猛進

連克要地亞斯摩梭斯克六十哩
主力紅軍一部進抵華沙大道

蘇聯海軍十六日晚公報：「中路貝勒城南，我軍克復居民區三十二處，在爭奪某一居民區之戰鬥中，敵寇屍三百餘具。」十七日誌聞公報稱：「中路紅軍繼續進展，克復首府夫斯科地及車站一處，繳獲火車七十輛，車頭多輛。塞夫斯

大西洋盟國船隻及
運用盟方艦艇艦、
反潛艇艇及飛機抵
禦潛艇威脅之方班

克以西我軍繼續進展中。伊爾曼湖以南我克廠敵所有抵抗，迤抵連結各大居民區的公路，毀敵鋼鐵八十餘座。現正向斯塔拉雅露沙推進中。馬斯十七日電：「蒙維爾吉爾科夫斯基以西我軍擊破敵軍防線，克復莫斯科地獄首府與伊哥爾耶夫斯克卡羅車站，並繼續前進，繼續敵軍四十二團，大砲十九門。此區以南我軍進抵第巴河河岸，敵軍頑強抵抗中。在新摩薩斯克省作戰之我軍，得當地游擊隊幫助極多。」

「菲雅茲馬河在激戰中，佔佔公路一條，在敵重重之防禦保護中。我軍前進，遭遇頑強之抵抗，但終任越過鐵橋以拉維、維弗那河，在索夫——布利安斯克鐵道線上，佔領區首府尼里亞諾諾，這便已經進到上述公路上敵軍之後方。當我軍試行渡河的時候，敵將該河水閘炸燬，河水陡漲兩公尺餘，兩岸全遭淹沒，經我軍克服種種困難，終於渡過。現我主力已進抵華沙大道，激戰在展開中。」路透十六日電：「自索夫——維里基普基鐵道越南下之蘇軍，已進抵北距亞爾索佛三十四哩，距斯摩棱斯克僅六十哩之瓦杜林諾。」

頓內茨盆地

德寇反攻已被挫阻

紅軍多處取得主動

塔斯十七日電：「紅星報社員稱，頓內茨沿地德軍之攻勢，已被挫阻，現在激戰正不斷地進行中。德軍主要攻勢之目標在卡爾的反坦克砲火的反擊，受重創潰退。在伊索姆附近，紅軍沿頓內茨河的陣地，極為鞏固，並經常對敵舉行反攻。在鄰近區域，頓內茨右岸之激戰，已經進行了好幾天；敵雖擁有優勢數量之兵力，但已證明無法取得我各設防據點。」

英美加召開

反潛艇作戰會議

主動權，在重要渡口。均在我軍掌握中。敵在爭奪某民居區之戰鬥中，使用了將近七十輛坦克，但遭我軍猛烈反潛艇作戰會議已

華盛頓十六日路透電：海部本日宣稱，於最近在華盛頓開，由全美艦隊總司令金比任主席，會開一致通過保護

擬定聯合反潛艇計劃

敵國內部矛盾尖銳

議會通過戰刑法修改案
曾引起極激烈之爭論

新華社延安十五日電：據東京廣播，引起敵議會激烈爭論之「戰時刑事特別法」修改案，經政府區加解釋後，卒於八日衆議院大會通過。所修改之處爲第七條，該條原爲「當戰時以修改第四項，並資

爭，即統治階級內憲反對派的活動也可以嚴加取締，於是引起各派議員紛紛質問，暴露了敵寇內部的矛盾。德國的第五條法律西班牙派中野政等則堅決主張要

是否爲了擁護特定內閣的目的，蓋因東歐自發動太平洋戰爭以來，即採取與現狀維持派合作的政策，頗爲法西斯極端派所不滿。賀聞戰中岩村法相慎重聲明：此法並非「箝制特定思想

「救救歐洲！」

亂國政爲目的而傷害。逮捕、監禁他人者，及以同樣目的，而犯暴行強迫之罪名」。其二爲「當戰時參加協議或煽動以變亂國政爲目的之團體及妨礙」。戈培爾和全個德國宣傳機構所高唱的一「總動員」是有着這樣兩重意義的：第一，他們企圖拿渺茫的「德國資源」，來贖混全世界人的耳目。第二，最重要的，他們要利用着這樣一個招牌，來從事「杭蘇」全歐洲，強迫全歐洲來向希特勒屈膝，來獻出所有的人力、原料和食糧。

二月份內

南游擊隊略點萬一

法德游擊運動高潮德寇束手無策

（本報特譯）聞羅十六日塔斯電：南斯拉夫游擊隊，在最近掃了德寇佔領軍以巨大創傷。據不完全統計，德寇軍在二月份內，被游擊隊擊斃之官兵，達二萬二千人。受傷的人數目更大。游擊隊附近各醫院，人爲之滿，最近德當局始命令將沙格勒布等城設的學院十五所，開放爲傷兵醫院。

（本報特譯）據德哥爾庫十六日塔斯電：據可靠方面消息，德當局對於法國境內廣泛展開的游擊運動極感束手。由

雙方重整軍力準備大

份議員的同意，最後該法第勅勉迫過
新華社延安十六
日電：路透社倫敦
訊，東京全部報紙
領亦因暫停戰，從
北非軍事準備，以
七日路電：隆美爾
部隊一再挫敗後，
獨正重新配備並整
理其隊伍。盟方將
面美軍在以北三哩
處與軸心方面之坦
事同樣準備，以應
天氣好轉時在突尼
西亞進行不可勝算
之大戰。卡夫沙爾
之亞美軍在以北三

吉維德廣播演講

聯合法人負自由而戰

阿爾及爾十四日路透電云：吉布德本晚間，阿爾及爾發表演說，英政府應指演說，英政府應指演說，英政府應指演說。

非代表麥克米倫：敵高舉將軍今對

華蓋右部彼商人將成爲戰後法國領袖之全國云。

倫敦十五日路透電云：敵高舉將軍今對

小他軍型推蓋三十五號大和利四八四匹馬搖搖欲倒五號大和利四八四匹馬搖搖欲倒五號大和利四八四匹馬搖搖欲倒

美潛艇

又沉俄戰艦輪七艘

塔斯社評論

此，對於各個佔領國的人民和侍從國家，希特勒要施以空前未有的壓榨，無限地擴大對歐洲羣衆的剝削和壓榨，在「總動員」的招牌下面，強徵工役，拉「無事民衆去當砲灰」，等等，德國人何事不可以做呢？最先，德國人是販賣着外國的奴隸，其次，是採用了有系統的公娼的公民登記和「物質限制証」，如今呢，希特勒則是利用着領代餉、吉士林等無恥的傀儡的勸誘爲虐，而公然揭起所謂「總動員」的大旗，以進行掩耳盜鈴剝削全歐洲的人力物力的血腥政策了。從前，在希特勒的匪軍中的一些零星零散的所謂「志願軍」裏面，只有寥寥可憐的數目的歐洲人民中的一些渣滓；現在呢，因爲兵員的缺乏，希特勒要開始武裝法蘭西，比利時和挪威的始，終仍在懷恨着他們的侵略者的青年們的意大利、羅馬尼亞以及其他一些侍從國家裏的軍事工業；現在呢，所有希特勒的盟邦的一應的企業，都逐漸落入希特勒的直接統治，而成為「德意志帝國」的一部份了。這些，是確定了地把所謂「總動員」實際上變成了一種侍從化了的運動。毒辣的強徵和移交，是無分所謂「佔領國」或「同盟國」，都是一視同仁的。

這裏我們應該牢記在心的，希特勒這部壓榨機器，在佔領了的歐洲裏，比起以前來，是大非昔比了。東戰場上受到了嚴重的損失，但德國統帥部，竟不得不無路於德國的政治利益，而沒有辦法再增添過去更多的師團，以爭取他們在戰時初期中所獲得的壓倒優勢。因爲問題是國庫性的，要增強東戰場上的德國兵力，就下得不更深入的壓榨全歐洲的人力和財富，要這種財富，能收到預期的效果，那就又不得不增強駐在

了，因爲時間一久，戈培爾和他的囉囉們，在報紙上，無線電的廣播裏，都力聲嘶嘶地在狂吠着「布爾塞維克的攻戈培爾在痛哭流涕地哀求着：「從野蠻的東方異族的手裡，救救歐洲吧！」而更動人地，就是希特勒所最不經常出賣的一少數民族的權利）和「人道主義」也代替着東線上希特勒所痛感缺乏的臨圈而出現了。假若，希特勒手裏，真還有着一百萬鎊鈔，那他是不會說這些廢話的。

爲着「第三帝國」的實現，希特勒要加緊地完成他的「歐洲的侍從化」而在腥氣撲鼻的歐洲血海裏，取得戰勝的勝利。

對歐洲的掠奪就是露骨，希特勒「救歐洲」的呼聲也愈是喊得響亮，這是一條鐵律。

（本報特譯：莫斯科廿五日稿）

